

豁然上兄舌通也縉紳進申二一簣下求位反濠

上臺上音反通也

庾黔婁上於主反中巨

愴然上苦愛

足式亦音反

黃能下音故臺反

驚然上苦愛

也骨名也禹父

龜也禹父鱗化

也亦音反

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烽也禹父鱗化

也亦音反

轡地天謂經

也也其向反

一旅其向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也絳古本反禹父

廉反下音接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俞方駭

胡買反

其發榆枋

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沒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

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抵蹟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弊人意若使率

土之賓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彝者乃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

續四

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顥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坦王恭王謐或号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間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玄殷觀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沙門等帛曼邃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元規自遠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余若當備舉夷要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

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例則清信之士無之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因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其訛僞辨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

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倍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奧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

墳四

三

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

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亡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鯀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苻捷椎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狡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展廟遇震而書爲隱匿桀紂之朝冤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讐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恚僧尼之絕胖

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
日用而不論吏司苦堙瘞之勞有時而詆慢

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
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兒難分
末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茲深必福業所
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

日親奉德音實用夷泰時吏部郎羊玄保在
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目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強兵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於
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日
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
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

墳四

四

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
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荅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書并本
書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
若稱其功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
真形於世真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

根源伏願大和上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諾
弟子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述理味淵博
辭義照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墻崇
遠得門自難輒聲愚管罔象玄珠夫如來應
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

如佛在世三者像教冕旒儀軌冕旒儀軌應
今人情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
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
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
僧俱出靈鷲山儂住之宮尋然可期西方根
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聞

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
霸姬旦孔丘刪詩削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
釋氏廢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際魯皆
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
疑此既能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
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

墳四

五

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森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羨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接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

悟之由必因鑒觀聞寄生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釁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為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

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何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執業弥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

備列於累萬間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固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釋道高白

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奧辭非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鹿陳所懷夫萬善爲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敷有修德城傍或曲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眼所共了爲者亦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於因鑒觀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爝火之不息非日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微誠亦不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據以不覩形遂長

迷於大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往哲粗有

舊答既途無異轍輒述而不作夫亡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謂空陳覩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救頽俗而不贍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遇於結繩

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途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准耳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思流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音旣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塵淺弥慙簡陋上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霖霖謹白

李森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況弥覩淵曠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塵借

筌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刑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号矣豈不

墳四

七

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頽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關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

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礪大通也深願大和上垂納亮欵弟子李森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頴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躊躇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

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欹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号

境四

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憂畏求勤一身死壤復受一身雖世智辨聰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見以翳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巫糈投誠於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偽以待眞遲迴於兩心

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且日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弥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

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流布列峯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有棲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辨三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術般控於濁偽之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伏疏苦節競辰於寸陰潔己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

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蹕前疏粗述至聖沉浮而義據未照詞況未泯謹更詳究其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遇憩之賓往

而遂通豈不親昧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眼所不自了惑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豪鍛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

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未張

數四薄介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寺博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未張連卅奉佛由觀驗致郭文舉極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泉而洪流並高行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惰學

墳四

九

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朴辯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慄悚謹白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之國僂人而愛人郭朴注申毒即天竺浮屠所興浮屠者那圖也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者之管闡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

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三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如言得阿余王也

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

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灘上比丘今見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珠盛之史無

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并賤答也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

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

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
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失人仁之行非
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
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
寧瞽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
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

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
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
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
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當毀滅就即因
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
得以無其多結諸訓誥經史箴誠悉可焚之

墳四

十

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
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競仰祗崇
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懃懃克己者政爲
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矯矜除慢傲節情
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
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

雋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
雖未能奉遵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
而案劖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
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
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
行以率無慾使詭詔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

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
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
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
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
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
仁義虛投以禮讓假往以方直乃至一日克

已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
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
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
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
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
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勦須四

墳四

十一

齒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
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
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
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
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

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
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辱然一貫
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
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
懷無見易歸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
更委悉也

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爲樂故挫憊陵以待
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羣類位
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
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
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
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

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
者付反幸無勞形自脫未覩者爲可一歷意
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
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兒豈其容一而等其
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
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
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
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
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

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

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顧言稱先業直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余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

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悟之所道舉自明公不勝踊躍之至謹啓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斯則精鹿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

境四

十三

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輒入公大乘

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
下誠伏願採其末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雅珪啓
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諱
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

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
也比面別一二蕭公荅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道恒道標二法師荅僞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曠然之操義誠在
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
山林搜陸沉於曆肆況卿等周旋篤舊朕所
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
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
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

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
之容室讚時益壯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
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標等
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遑無地自
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染法未久所存旣重眷
墳四

十四

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
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
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出事徒發非常之舉
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技能之名而無益時之
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
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
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灭夫之微志在宥群
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迫御物兼弘三寶使
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
迩大法之降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
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鷲之餘風建千載
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

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
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
恩尤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
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懃懃廣自料理吾之
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

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
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
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忘其陋勸弘
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

贊四

十五

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
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
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
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
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
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
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
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糴聖聽追用悚息
不任同極之情謹奏以聞

僧䂮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

標奏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羅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虧遠
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
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
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
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尔也致意遷
上人別來何似不審䂮統復何如多事不能
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
薩之行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

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
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
漢朝杜微稱聲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
耳何足以關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
有未又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
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

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逮美辭
卅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
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乎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
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
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

墳四

十六

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誦喻時副所望

僧䂮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
罷道奏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
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
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
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醉蒲

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達被褐於剡縣謝敷雖
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
明君下有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
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
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

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
毗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
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下
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䂮等眷
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
恢九德之網以羅四海使玄風扇于載之前

仁義幽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
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足夫無溝壑之怨
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
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
然故在羅綱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
李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

墳四

十七

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

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

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埠智非孔明豈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

在箕穎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䂮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勸罷道書并桓玄書

桓玄書

夫至道纏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

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勞歸之間今出道士雖外毀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及去道不遠可不三

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遠法師荅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寶如來談然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

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眞卡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鄲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渾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蹠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

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

也將非波旬試燒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

并荅
劉善
明之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繩矣方將委質餓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膚鴻情存乘雲之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嘆王舟再慙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荅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

墳四

十九

駭遐迹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余豈不悲哉僕忝蒞梓蕃庶在明仄觀貢帝庭必盡才懿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散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荅

僧巖重荅

紓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義辨情末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

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
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
獲減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
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鯀龍津點額衆矣
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賓主交鄙
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

故割肌無譏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
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
遂陋襟釋僧巖呈

重荅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
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
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
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
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喜作客日夕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
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
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姪召
協政思賢讚道日仄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

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卅猷名揚身後
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
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恕
招咸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
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
劉君白荅

墳四

二十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
音驟屆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愧汗
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歎且巖之壯也猶
後於人今旣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耋之年
指摩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失功協佐龍
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令欲以東畝之農夫
西園之抒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駕
足以均驛駘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
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
身糜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
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願隔臨紙惻愴罔

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嚴呈

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抽毫拂簡智思入淵
而幼失理根蹭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
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旣與黃雀爲羣
恐沒鶩鶩之美故率弓帛之禮私應賓主之

舉徽牘三枉陋札再訥苟自謙冲固辭年耄
度君齒德方享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
擇木待椅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
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慙憫劉君

弘明集卷第十

六

墳四

瞖也下助幽微反
極頹也上蒸字上也淵深
庖生文反步徒回聲拔擢音伏香
下音逝也過憩也致劇難反加奇也泯美恩吞噬
愚樂也躊躇除直流反也辛酸上蘇覽娛暫
耶也上音除草薈蔚反也定兒縱轡官反暫
也下繁茂也於勿扶疏

追孫綽下昌殷覲下居曇遠上徒含反較談
反音角訛僞和上愚入鄴下音業殺戮六下音洮
桃上音推鋸下上土回反支噬下音虐如上魚
也也上音紂虎紫上音師範犯下音雷霆亭下音隱匿力反尼反胖
桀紂上音竭下毀贖讀下音徇輕上音詞閨反物
育合上音判直九音也也反也上音因塞也
下傷蠹音下

弘明集卷第十一

墳四

桓玄與王令書論敬王事

并王令答往反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荅桓玄論沙門不應敬
王者書一首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詔沙門不復敬天子并卞嗣之等
荅往反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弘明集卷第十二

梁釋僧祐撰

墳五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
籍書一首

一首并桓玄教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爰錄書表者
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

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
威妾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

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
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蠹爻不事王侯禮之
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
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荅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踞食
乙
義法師荅范伯倫書并范重荅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踞食表并詔往反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
奏三首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

并八座荅